元豐題跋（二）

東坡題跋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元豐題跋

曾鞏撰

本館據津逮祕書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元豐謹啟

元豐題跋
目錄

卷之一

茅君碑
常樂寺浮圖碑
九成宮醴泉銘
魏侍中王粲石井闌記
襄州鴈學寺禪院碑
襄州興國寺碑
韓公井記
晉陸機碑
尚書省郎官石記序
桂陽周府君碑并碑陰
唐安鄉開化寺臥禪師淨土堂碑銘
江西石幢記
厚井銘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西狹頌

元豐題跋目錄終

元豐題跋卷之一

宋 南豐曾鞏撰

明 海虞毛晉訂

茅君碑

茅君碑三茅者盈太元真君高[illegible]真君保命[illegible]君皆漢景帝中元間人盈元漢四年道成主九[illegible]帝初元五年來江左句曲之山哀帝元壽二年乘雲而去至梁普通三年五百四十四年矣固至孝元時拜執金吾卿哀宣帝地節四年拜上郡大守五更大夫並解任還家修學成帝永始三年固爲定錄真君更爲保命傳君梁普通三年道士張繹建此碑孫文韜書

常樂寺浮圖碑

常樂寺浮圖碑周保定四年立州人治記室曹胡連撰其辭云襄州刺史王乘字孝直建常樂寺塔塔七層其碑文今仆在襄州開元寺塔院其文字畫重無遺人者特以後周時碑文少見於世者故存之

九成宮醴泉銘

九成宮醴泉銘祕書省檢校侍中鉅鹿郡公魏徵撰兼太子率更令歐陽詢書九成宮乃隋之仁壽宮也魏爲此銘亦欲太宗以隋爲戒可以見魏之志也

魏侍中王粲石井闌記

魏侍中王粲石井闌記貞元十七年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撰掌書記胡證書一記參謀太子舍人襄濟撰判官彭朝議書云上元二年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務井闌置於襄州刺史官舍故爲記襄濟者韓愈所謂陽搭避職卒不汚祿山父子事者也其文得之爲可喜而朝議書尤善皆可愛者也

襄州徧學寺禪院碑

襄州徧學寺禪院碑黃門侍郎修國史臺承慶撰

太子少詹事鍾紹京書開元二年立其文云襄州人將仕郎阮弘靜與其屬人建徧學寺禪院故立此碑承慶有辭學張易之敗時承慶以附託方待罪衆推令草赦書承慶援筆而成衆壯之紹京景龍中以苑總監從討韋氏有功惟嗜書家藏王羲之獻之褚遂良書至數十百卷以善書直鳳閣武后時榜諸宮殿明堂及銘九鼎皆紹京書也其字畫妍媚遒勁有法誠少與爲比然今所見特此碑尚完尤爲可愛也徧學寺於宇文周爲常樂寺於今爲開元寺

襄州興國寺碑

丁道護書啓法寺碑一興國寺碑一皆隋開皇中立啓法寺今爲龍興寺在襄陽城西興國寺今爲延慶寺在望楚山歐陽永叔云興國寺碑不知所在特見其摹本於太學官楊褒家而此碑陰又有道護書襄州鎮副總管府長史柳止戈而下十八官銜姓名其字畫可喜得之自余始世鮮未有傳之者也

韓公井記

韓公井記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使韓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東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汲者死行人雖渴困不敢視朝宗務書論神自是飲者亡恙人更號韓公井楚故城今謂之故墻即鄢也此記今移在郡廨中故城改爲墻者內梁太祖父烈祖名誠當時避之故至今猶然

晉陸禪碑

晉陸禪碑此碑云禪字元容吳郡吳人其先家于陸鄉因氏姓焉顯考吳故左丞相禪亦烏六年召宿衛郎中轉右郎中左郎中治書執法平中校尉平義都尉五官郎中騎都尉遷黃門侍郎封海鹽縣侯加禪將軍行左丞相鎮西大將軍事又云委戈執笏入賓皇儲而吳志云孫皓大鼎元年以陸

凱爲左丞相又云凱子稚初爲黃門侍郎出領部曲拜偏將軍凱亡後入爲太子中庶子皆與此碑合而此碑晉泰寧三年立也

尚書省郎官石記序

尚書省郎官石記序陳九言摽張顛書記自開元二十九年郎官石名氏爲此序張顛草書見於世者其縱放可怪近世未有而此序獨楷字精勁嚴重出於自然如動容周旋中禮非强爲者書一藝耳至於極者乃能如此其楷字蓋罕見於世則此序尤爲可貴也

桂陽周府君碑并碑陰

桂陽周府君碑并碑陰歐陽永叔按韶州圖經云後漢桂陽太守周府君廟在樂昌縣西一百一十八里武溪上武溪驚湍激石流數百里昏馬援南征其門人爰寄生善吹笛援爲作歌和之名曰武溪深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渡獸不能臨嗟哉溪何毒淫周府君開此溪合眞水桂陽人便之爲立廟刻石又云碑在廟中郭蒼文今碑文磨滅云府君字君光而名已謁缺不辨圖經但云周府君亦不著其名後漢書又無傳遂不知爲何人也按武水源出彬州臨武縣麟趾石南流三百里入桂陽水眞水黎溪盧溪曹溪諸水皆武水合流其俗謂湍浚爲瀧溪退之詩云南下樂昌瀧卽此水也碑首題云神漢者如唐人云聖唐爾蓋當時已有此語而史傳他書無之獨見於此碑也熙寧八年余從知韶州王之材求得此本之材又以書來曰按曲江縣圖經周府君名昕字君光則永叔云圖經不著其名者蓋考之未詳也又有碑陰列故吏及工師官號州里姓名之材并摹以來永叔蓋未之得也其碑陰曲江字皆作曲紅而蒼江字江夏字亦作紅蓋古字通用不可不知此學者所以貴乎博覽也永叔又記劉原父所得商洛之鼎銘

云惟十有二月旁死魄君謨問十四月者何謂原父不能言也以予考之古字如亦作奕人作凡之類皆重出如此者甚衆則此文作三者特二字耳永叔原父君謨皆博識而亦有所未達學者又不可不知故并見之於此也

唐安鄉開化寺臥禪師淨土堂碑銘

唐安鄉郡開元寺臥禪師淨土堂碑銘監察御史裴杲撰雍縣尉吳郁書天寶九載庚寅立稱臥禪俗姓辛氏名順忠隴西狄道人隴右按察使崔昇進奏住河南開元寺右脅而臥諸漏已無開元中詔隴右節度使裴守珪爲就寺造淨土堂故爲銘自河隴沒於羌夷州縣城郭官寺民廬莫不毀廢唯佛寺與碑銘文字載佛寺者往往多在世皆以謂西方幽遠殊類異俗不知禮義出於天性故夷之然其於佛皆知信慕以其有罪福報應之說予以謂西夷雖悉雖甚者及曉之以曲直是非悅且從也固不可謂其天性無欲善之端是以虞夏之世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　朔南暨聲教則能令其信慕者亦非特有佛而已也彼以罪福報應之說動之未若不動之以利害而使之心化此先王之德所以爲盛也

江西石幢記

江西石幢記觀察支使試左武衛兵曹參軍來撰撰太和二年建自採訪使班景倩兼知黜中道爲始判官已下皆列次姓名後石幢記都團練判官試太常寺協律郎李方玄撰太和七年建自使檢校右散騎常侍兼侍御史中丞裴誼爲始副使已下皆列次姓名續石幢記節度掌書記陳象撰光化三年建自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保兼侍中頴川郡鍾某爲始列副使已下如後記續立石柱題名記知節度判官胡願之撰天聖元年建自太平興國元年自殿中丞通判軍州事李幹爲始至

熙寧九年祠部郎中集賢校理葉均 此下闕

辱井銘

辱井銘辱井有篆文云辱井在斯可不戒乎并下文共十八字在井石檻上不知誰爲文又有景陽樓下井銘又有陳後主叔寶辱井記云江寧縣與嚴寺井石檻銘莫知誰作也歷序隋文帝命晉王廣伐陳後主自投井中令人取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人三人同束而上其末云唐開元二十二年三月十七日前單父縣令左轉此縣丞太原王已下闕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西狹頌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西狹頌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字伯都以郡之西狹閣道通衆益緣壁立之山臨不測之溪危難阻峻數有顛覆實墜之害乃與功曹史李晏定策敕衛官掾仇審治東坂有秩李瑾治西坂鑿燒大石破高即平正曲廣陿既成人得夷塗可以夜涉通相與作頌刻石其頌有二其所識一也其一立於建寧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其一是年六月三十日立也又稱翕嘗令漚池治蝹嶽之道有黃龍白鹿之瑞其後治武都又有嘉禾甘露木連理之祥皆圖畫其像刻石在側蓋嘉祐之間晁仲約賀夫爲興州還京師得郿閤頌以遺余稱析里橋郿閣漢武都太守阿陽李翕字伯都之所建以去沉沒之患而翕字殘缺不可辨得歐陽永叔集古錄目跋尾以爲李翕余亦意其然及熙寧十年馬瑊中玉爲轉運判官於江西出成州所得此頌以示余始知其爲李翕也永叔於學博矣其於是正文字尤審然一以其意質之遂不能無失則古之人所以闕疑其可忽歟近世士大夫喜藏畫自晉以來名能畫者其筆迹有存於尺帛幅紙蓋莫知其眞僞往往皆傳而貴之而漢畫則未有能得之者及得此圖所畫龍鹿

承露人嘉禾連理之木然後漢画始見於人又皆出於石刻可知其非僞也漢武帝元鼎六年以汾陇西南接于巴蜀爲武都郡及其後始分而爲興州爲成州成州則武都之上流也鄜閣立於建寧五年翕治褒斜西狹鄜閣之道有益於人而史不傳則頌之作所以備史之闕是則傳之亦不可以不廣也

宋興五星聚奎歐蘇繩武文運大振於天下而曾子固尤爲歐陽公嫡嗣不特士類見稱即歐陽公亦曰此吾皆者願見而不可得考也當集古今纂刻爲金石録五百卷不得與趙氏金石録三十卷並傳豈曾子固實識反出李易安夫婦下耶始信書之顯晦不可思議也若其收藏之富罷遇之隆讀王震序韓維神道碑可謂贊歎無遺矣東平丁氏迺云曾文定之文價至陳文定而後論定何哉海陽毛晉識

余嘗論東觀餘論刀排六一居士集古録跋霍將謂吹求無剩矣及閱子固跋中如江紅二三周昕李翕之類不得不正永叔之失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已夫蘇子瞻所以痛戒妄改古人文字云晉又識

東坡題跋

(一)

蘇軾撰

本館據津逮祕書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東坡匯校

東坡題跋

目錄

卷之一

書孟德傳後
書鮑靜傳
書單道開傳後
書陶淵傳
書渊明孟府君傳後
書南史盧度傳
書六一居士後傳
書東皋子傳後
書黃魯直李氏傳後
書劉昌事
書狄武襄事
書劉庭式事
書外曾祖程公逸事
書南華長老重辨師逸事
記孫卿韻語
記徐陵語
記歐陽公論文
記歐陽論退之文
跋裕叔夜養生論後
書渊明述史章後
書晁无咎所作杜與于師宇說後
跋退之送李愿序
書歸于子駿楚詞後
書子由君子泉銘後
書柳子厚牛賦後
跋赤溪山主頌
跋子由超然臺賦後
書李邦直超然臺賦後
書文與可超然臺賦後

跋王氏華嚴經解
跋荊溪外集
書子由黃樓賦後
書珠子法後
書拉雜變
書溫公誌文與壙之語
跋張希甫墓誌後
書四戒
書所藏鏡銘
跋司馬溫公布衾銘後
跋子由栖賢堂記後
題伯父謝啟後
跋柳閎楞嚴經後
跋張益孺清淨經後
題僧語錄後
書濟衆方後
書黃道輔品茶要錄後
書呪語贈王君
書李志中文後
跋鄧慎思石刻
跋送石昌言引
跋魯直李氏傳
跋進士題目後
自評文
跋邢敦夫南征賦
書破地獄偈
記佛語
書夢祭勾芒文
跋劉咸臨墓誌
書松醞賦後
書六賦後
跋所書東皐子傳

跋于由老子解後
跋張廣州書
題所作書易傳論語說
書羅漢頌後
跋石鐘山記後
題劉壯輿文編後
記黃經故吳國
記鐵墓厄臺
書汴河斗門
書杜牧集僧制
記夢中論左傳
書左傳賢和語
記王彭論曹劌之澤
記李邦直言周瑜
書淵明歸去來序
偶書二則
書郭文語
書徐則事
書四遠贈張鷟
記導引家語
書夢中靴銘
跋李氏述先記
記朱炎禪頌
改觀音經
論六祖壇經
記哀宏論佛
書贈邵道士
書正信和尚塔銘後
書柳子厚大鑒禪師碑後
書楞伽經後
書金光明經後
金剛經跋尾

卷之二
書蘇李詩後
書鵽鴒歌
記陽關第四聲
書孟東野詩
題孟郊詩
書淵明飲酒詩後
書淵明歸園田居詩
題淵明詩二則
題淵明詠二疎詩
題淵明飲酒詩後
題文選
題鮑明遠詩
書謝朓詩
題柴琰傳
書文選後
題温庭筠湖陰曲後
書李白十詠
書李白集
記太白詩二則
書學太白詩
書諸集僞諏
書諸集改字
書退之詩
記退之拋青春句
辨杜子美杜鵑詩
記子美入陣圖詩
書子美自平詩
書子美雲安詩
書子美驄馬行
書子美黃四娘詩
書子美屏跡詩

記子美陋句
記子美逸詩
評子美詩
書子美憶昔詩
雜書子美詩五則
書柳公權聯句
書韓定辭馬郁詩
書李主詩
書柳子厚詩
題柳子厚詩二則
書子厚柳得造語
評韓柳詩
書子厚詩
書樂天香山寺詩
書常建詩
書韓李詩
錄陶淵明詩
書淵明詩
書淵明乞食詩後
書淵明飲酒詩後
書淵明詩二則
書薛能茶詩
書樂天詩
書玉川子詩論李忠臣
書日月蝕詩
書盧仝詩
書淵明東方有一士詩後
書淵明酬劉柴桑詩
書柳子厚南澗詩
對韓柳詩
書李幡詩
書賈逵死詩

書董京詩
書杜子美詩
書唐太宗詩
書韋蘇州詩後
書杜子美詩後
書司空圖詩
書鄭谷詩
書王梵志詩
書柳子厚詩
書柳子厚詩後
記永叔評孟郊詩
書太白廣武戰場詩
書退之詩
書黃魯直詩後二則
書陸道士詩
書諸公送周祥州詩後
書遊湯泉詩後
書黃子思詩集後

卷之三

跋文忠公送惠勤詩後
書贈法通師詩
題鮮于子駿八詠後
記子由詩
書諸公送鬼臞先生詩後
題文潞公詩
自記吳興詩
記所作詩
書曾希顏詩
記郭震詩
評杜默詩
書翟遵度詩
題子明詩後 并魯直跋

題和王晉卿詩後
題陳吏部詩後
書贈陳季常詩
書遵師詩
書葛道純詩後
書子由金陵天慶觀詩
書子由絕勝亭詩
書翰林錢公詩後
題別子由詩後
跋歐陽寄王太尉詩後
書黃魯直詩後
記董傳論詩
書參寥論杜詩
記少游論詩文
題李伯祥詩
書綠筠亭詩
題王晉卿詩後
書黃泥坂詞後
題憩寂圖詩
題張安道詩後
書張芸叟詩
書試院中詩
書鬼仙詩
記白鶴觀詩
記關右壁間詩
記酒邽詩
書出局詩
評詩人寫物
評七言麗句
讀文宗詩句
書辨才次韻參寥詩
書參寥詩

記謝中舍詩
書蘇子美金魚詩
題張子野詩集後
書所和回先生詩
記里舍聯句
題鳳山詩後
題歐陽公送張著作詩後
書頼州禱雨詩
書李簡夫詩集後
題梅聖俞詩後
跋再送蔣頼叔詩後
記寶山題詩
書石芝詩後
書蜀僧詩
書彭城觀月詩
記樂天詩西掖通東省詩
書潤州道上詩
書李主詩
題秋馬歌後四則
書陸道士詩
記劉景文詩
書景文詩後
書雲秀詩
記虜使誦詩
書趙詩
書韓魏公黃州詩後
記參寥詩
書王太尉送行詩後
跋黠安居士漁父詞
記臨江驛詩
記泗流館詩
書羅浮五色雀詩

書秦少游挽詞後
書聖俞贈歐陽閎詩後
書王公峽中詩刻後
書石曼卿詩筆後
書馮祖仁父詩後
書程全父詩後
書蘇養直詩
書秦少游詞後
題楊朴妻詩
書章譽詩
書過送晁秀詩後
書歐陽公黃牛廟詩後
記夢詩文
記夢中句
書清泉寺詞
自記廬山詩
書子由夢中詩
記鬼詩
題張白雲詩後
記黃州對月詩
書黃州詩記劉原父語
卷之四
書摹本蘭亭後
題蘭亭記
題逸少帖
題遺教經
題筆陣圖
題二王書
題晉人帖
題蕭子雲帖
跋褚薛臨帖
辨法帖

辨官本法帖
疑二王書
題逸少書三則
題子敬書
題衛夫人書
題山公啟事帖
題衛恆帖
題唐太宗帖
題蕭子雲書
跋庾征西帖
題法帖二則
題晉武書
題羊欣帖
書逸少竹葉帖
跋衛夫人書
跋桓元子書
跋蔡致遠所藏永禪師千文
跋王肇所收藏眞書
題顏公書畫讚
題魯公帖
題魯公放生池碑
題魯公書草
題張少公判狀
書張長史草書
跋懷素帖
跋王荊公書
跋胡霈然書匣後
跋咸通湖州刺史牒
書太宗皇帝急就章
書所作字後
書王石草書
題蔡君謨帖

跋蔡君謨書海會寺記
論君謨書
跋君謨飛白
跋君謨書賦
跋君謨書
題李十八浮因雜書
跋畫像書二則
跋文與可草書
評草書
論書
題醉草
題七月二十日帖
跋楊文公書後
跋杜祁公書
跋陳隱居書
跋歐陽文忠公書
跋歐陽家書
跋陳氏歐帖
跋錢君倚書遺教經
書章郇公寫遺教經
跋所書清虛堂記
跋所書摩利支經後
評楊氏所藏歐蔡書
雜評
王文甫達軒評書
書贈王文甫
書贈王十六
記潘延之評子書
書贈徐大正四則
跋李康年篆心經後
跋文與可論草書後二則
跋草書後

跋先君與孫叔靜帖　并書
跋先君書送吳職方引
跋蔡君謨書
記與君謨論書
跋范文正公帖
題陳履常書
題顏長道書
跋秦少游書
跋黃魯直草書
跋魯直爲王晉卿小書爾雅
跋王晉卿所藏蕓華經
書杜介求字
書贈宗人鎔
戲書赫蹏紙
自評字
跋太宗皇帝御書曆子
跋焦千之帖後
題劉景文所收歐公書
題歐陽帖
跋劉景文歐公帖
題蘇才翁草書
題所書東海若後
題所書歸去來詞後
題張乖崖書後
跋勻信道郎中集朝賢書夾頌金剛經
跋舊與辨才書
跋陳瑩中題朱表臣歐公帖
書王與所藏太宗御書後
書張長史書法
書歸去來詞贈契順
跋所贈曇秀書
題所書寶月塔銘

書天蓬呪
跋山谷草書
跋希白書
題自作字
書舟中作字
書沈遼智靜大師影堂銘
論沈遼米芾書
跋所書國通偈
跋歐陽文忠公書
書篆韻後
書唐氏六家書後
書若達所書經後
書孫元忠所書華嚴經後
卷之五
題鳧翔東院王画壁
書摩詰藍田煙雨圖
跋文與可墨竹二則
書李將軍三駿馬圖
書吳道子画後
書李伯時山莊圖
書朱象先画後
書趙屺屏風與可竹
書蒲傳正燕公山水
跋文勛扇画
跋吳道子地獄變相
跋與可紵竹
書黃筌画雀
書戴嵩画牛
跋趙雲子画
跋艾宣画
書画壁易石
書陳懷立傳神

跋画苑
跋宋漢傑画
又跋漢傑画山二則
跋李伯時卜居圖
跋李時孝經圖
跋盧鴻學士草堂圖
跋南唐劔目圖
跋摘瓜圖
書唐名臣像
書許道寧画
書黃魯直画跋後三則
遠近景圖
北齊較書圖
右軍所賸圖
跋醉道士圖
再跋
書墨
試墨
書徂徠煤墨
記李公擇惠墨
記李方叔惠墨
書清悟墨
書張遇潘谷墨
書麗安時見遺廷珪墨
書呂行甫墨顏
書李公擇墨蔽
書李憲臣藏墨
書石昌言愛墨
書沈存中石墨
書所造油煙墨
書別造高麗墨
書馮當世墨

書懷民所遺墨
書求墨
書雪堂義墨
書北虜墨
書廷珪墨
記奪魯直墨
書茶墨相反
記溫公論茶墨
書柳氏試墨
書李承晏墨
書潘谷墨
書東野暉墨
書裴言墨
書王君佐所蓄墨
書潘衡墨
書海南墨
記海南作墨
書孫叔靜常和墨
記王晉卿墨
書鄭君寨絹紙
書六合麻紙
書布頭牋
書海苔紙
書石晉筆仙
書諸葛筆
書錢塘程奕筆
記南兎毫
記都下熟毫
記古人繫筆
記歐公論把筆
書諸葛散卓筆
書杜君懿藏諸葛筆

書唐林夫惠諸葛筆
書黃魯直惠郎奇筆
書魯直所藏徐偃筆
書吳說筆
試吳說筆
書嶺南筆
書孫叔靜諸葛筆
書贈孫叔靜
書王定國贈吳說帖
書鳳咮硯
書硯
書硯
書呂道人硯
書名僧令休硯
書許敬宗硯二則
書汪少微硯
書唐林夫惠硯
書鳳咮硯
書瓦硯
評淄端硯
書青州石末硯
書月石硯屏
書墨秀龍尾硯
書室道士鏡硯
書雲菴紅絲硯
卷之六
雜書琴事
家藏雷琴
歐陽公論琴詩
張子野戲琴妓
琴非雅聲
琴貴桐孫

戴安道不及阮千里
琴鶴之禍
天陰絃慢
桑葉揩琴
文與可琴銘
雜書琴曲
子夜歌
鳳將雛
前溪歌
阿子歌
團扇歌
懊儂歌
長史變
柘枝舞
公莫舞
公莫渡河
白紵歌
瑤池燕
書士琴
書醉翁操後
書文忠贈李師琴詩
書林道人論琴碁
書仲姝琴夢
書王進叔所藏琴
書黃州古編鐘
書古銅鼎
書金鍾形製
書李鼎老碁
書賈祐論眞玉
論漆
題雲安下牢
書游靈化洞

記公擇天柱分桃
書遊垂虹亭
記樊山
記赤壁
記漢講堂
書劉夢得詩記羅浮半夜見日事
記羅浮異境
記與安節飲
記游定惠院
題連公壁
書贈何聖可
書雪
書田
書蜀公約鄰
書浮玉買田
記承天夜游
贈別王文甫
再書贈王文甫
跋太虛辯才廬山題名
泗岸喜題
書道蔡允元
蓬萊閣記所見
書魯直浴室題名後
書靖郡
書贈柳仲矩
杭州題名二則
題捐之故居
書贈王元直四則
題萬松嶺惠明院壁
書贈張臨溪
書贈楊子微
題虔州祥符宮乞籤

題廣州清遠峽山寺
題壽聖寺
書卓錫泉
書天慶觀壁
題羅浮
記游白水山
記與舟師夜坐
題白水山
題嘉祐寺壁
記游松風亭
記朝斗
題楼禪院
題合江楼
名容安亭
書北極靈籤
書筮
書誦
書海南風土
書上元夜游
書城北放魚
書贈劉涇僧
書合浦舟行
題廉州清樂軒
書臨皐亭
夢南軒
天華宮
名西閣
書贈古氏

東坡題跋目錄　終

東坡題跋卷之一

宋　眉山蘇軾　撰
明　虞山毛晉　訂

書孟德傳後

子由書孟德事見寄予既閒而異之以爲虎畏不懼已者其理似可信然世未有見虎而不懼者則斯言之有無終無所試之然舊余聞忠萬雲安多虎有婦人晝日置二小兒沙上自浣衣於水者虎自山上馳來婦人倉皇沈水避之二小兒戲沙上自若虎熟視久之至以首觸庶幾其一懼而兒癡竟不知怪虎亦卒去意虎之食人先被之以威而不懼之人咸無所從施歟有言虎不食醉人必坐守之以俟其醒俟其懼也有人夜自外歸見有物蹲其門以爲猪狗類也以杖擊之卽遁去至山下月明處則虎也是人非有以勝虎而氣已叅之矣使人之不懼皆如嬰兒醉人與其未及知之時則虎畏之無足怪者故書其末以信子由之說

書鮑靜傳

鮑靜字太玄東海人五歲語父母云本曲陽李氏子九歲墮井死父母以其言訪之皆驗靜學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爲南海太守行部入海過風飢甚煑白石食之靜嘗見仙人陰君受道訣百餘歲卒陰眞君名長生子嘗遊忠州酆都觀則陰君與王方平上昇處也古松柏數千株皆百圍松脂如酥乳不煩煑鍊正爾食之滑甘不可言二眞君皆畫像觀中極古雅有西晉時殿宇尚存也戊寅九月十一日夜坐書

書單道開傳後

葛稚川與單道開皆西晉人而沒于東晉又皆隱於羅浮使稚川見道開必有述焉而抱朴內篇皆不及道開豈稚川化時道開尚未至羅浮也稚川乞咿嚘令游南海遂入羅浮按本傳在外平三年

以後相去叁三十餘年必稚川先化也紹聖元年九月始予至羅浮問山中人則道開無復遺迹矣亦不知石室所在獨書此傳遺冲虛觀道士鄧守安以備山中逸事

書陶淵傳

晉史隱逸傳陶淵字處靜太尉侃之孫也父夏以無行被廢淵幼孤好導養之術謂仙道可祈年五十六便服食絕穀不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淵了不營問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湖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隨人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州舉秀才淵遂逃羅縣埤山中不知所終陶士行諸子皆凶暴不獨夏也而諸孫中乃有淵曾孫中乃有潛潛集中乃有仲德敬通之流皆隱約有行義又皆貧困何也淵高邁如此近類得道與潛近親而潛無一言及之此又未喻也戊寅九月七日閱晉史偶錄之以俟知者儋州城南記

書淵明孟府君傳後

陶淵明孟嘉外孫作嘉傳云或問聽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曰漸近自然而今晉書乃云漸近使之然則是閭里少年鄙語雖至細事然足以見許敬宗等爲人

書南史盧度傳

余少不喜殺生然未能斷也近來始能不殺猪羊然性嗜蝑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見餉蝑蛤者皆放之江中雖知蛤枉江水無活理然猶庶幾萬一便使不活亦愈於煎烹也非有所求覬但以親經患難不異雞鴨之枉庖廚不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爾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南史隱逸傳始與入盧度宇彥章有道術少隨張永北侵魏永敗魏人追急淮水不得過自誓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楯流水接

之得過後隱居廬陵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廋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取食逆知死年月竟以壽終偶讀此書與余事龐相類故并錄之

書六一居士後傳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而拾其所棄者也烏得爲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圭組且不能爲累而況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爲已有得之則喜喪之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爲一也不知其有物耶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爲不能有其孰能置得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爲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

書東皋子傳後

余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盃徐引則予胸中爲之浩浩焉落落焉酬適之味乃過於客開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常以謂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于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嘗蓄善藥有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已以爲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爲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爲之酬適恭專以自爲也東皋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既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

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予畧計其所獲殆過於東皐子矣然東皐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皐子與仲長子光游好養性服食預刻死日自爲墓誌予益友其人於千載則庶幾焉

書黃魯直李氏傳後

無所厭離何從出世無所欣慕何從入道欣慕之至以子見父厭離之極焉雞出湯不極不至心地不淨如飯中沙與飯皆熟若不含糊與飯俱嚥即須吐出與沙俱棄善哉佛子作清淨飲淘米去沙終不能盡不如即用本所自種元無沙米此米無沙亦不受沙非不受也無受處故

書劉昌事 後事見杜牧來州寧陵縣記

今日過寧陵聞縣令言前令晏曇立劉昌廟昌事跡見杜牧集甚壯偉宋子京獨不信以爲無有子京信李繁記其父泌崔胤記其父慎由事皆以僞爲眞獨不信杜牧記昌事可笑也 李繁作家傳記其父居鬼谷幷與仙按子京亦曰繁所記浮侈不可信姑撫其實者如上崔胤記其父貶無子遇浮屠生胤乃名繼

書狄武襄事

狄武襄公者本農家子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失其姓名號鐵羅漢者鬬於水濱至溺救之係伍方縛素公適餉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皆釋素而縛公公曰我不逃死然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若決死者縛我未晚也衆從之公默祝曰我若貴羅漢當蘇乃舉其尸出水數斗而活其後人無知者公薨其子詻詠護喪歸葬西河父老爲言此元祐元年十二月五日與詠同館北客夜話及之

眉山蘇軾記

書劉庭式事

予爺爲密州殿中丞劉庭式爲通判庭式齊人也而子由爲齊州掌書記得其鄉閭之言以告予曰

庭式通禮學究未及第時議娶其鄉人之女既約而未納幣也庭式及第其女以疾兩目皆盲女家躬耕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雖盲豈負吾初心哉卒娶盲女與之偕老盲女死於密庭式罷之逾年而哀不衰不肯復娶予偶問之哀生於愛愛生於色子娶盲女與之偕老義也愛從何生哀從何出乎庭式曰吾知罷吾妻而已有目亦吾妻也無目亦吾妻也吾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爲妻也耶予深感其言曰子功名富貴人也或笑予言之過予曰不然昔羊叔子娶夏侯霸女霸叛入蜀親友皆告絕而叔子獨安其室恩禮有加焉君子是以知叔子之貴也其後卒爲晉元臣今庭式亦庶幾焉若不貴必且得道時坐客皆憮然不信也昨日有人自廬山來云庭式今在山中監太平觀面目奕奕有紫光步上下峻坂往復六十里如飛絕粒不食已數年矣此豈無得而然哉聞之喜甚自以吾言之不妄也乃書以寄密人趙杲卿杲卿與庭式善且皆嘗聞余言者庭式字得之今爲朝請郎杲卿字明叔鄉貢進士亦有行義元豐六年七月十五日東坡居士書

書外曾祖程公逸事

公諱仁霸眉山人以仁厚信於鄉里蜀平中朝士大夫憚遠宦官閹選士人有行義者攝公攝錄參軍眉山尉有得盜蘆服根者實竊而所持刀誤中主人尉幸實以劫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太守將慮囚四坐庶下泣涕衣盡溼公適過之知其冤咋謂盜曰汝冤盍自言吾爲汝直之盜果稱冤移獄公既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殺盜公坐逮囚罷歸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晝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

召公暫對我叩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是以至今公壽盡今日我爲公荷擔而往暫卽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矣公具以語家人沐浴衣冠就寢而卒軾幼時聞此語已而外祖父壽九十舅氏始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爲監司者三人玄孫宦學益盛而尉掾之子孫微矣或謂盜德公之淚不忍煩公暫對可也而獄久不決豈主者亦因以苦尉掾也歟紹聖二年三月九日軾在惠州讀陶潛所作外祖孟嘉傳云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意悽然悲之乃記公之遺事以遺程氏庶幾淵明之心也

書南華長老重辯師逸事

契嵩禪師常瞋人未嘗見其笑海月慧辯師常喜人未嘗見其怒予在錢塘親見二人皆趺坐而化嵩旣荼毗火不能壞益薪熾火有終不壞者五海月比葬面如生且微笑乃知二人以瞋喜作佛事也世人視身如金玉不旋踵爲糞土至人反是子以是知一切法以愛故壞以捨故常在豈不然哉予遷嶺南始識南華重辯長老語終日知其有道也予自海南還則辯已寂久矣過南華弔其衆問塔墓所在衆曰我師昔作壽塔南華之東鼓里有不悅師者葬之別墓旣七百餘日矣今長老明公獨奮不顧發而歸之壽塔改棺易衣舉體如生衣皆鮮芳衆乃大服東坡居士曰辯視身爲何物棄之尸陀林以飼鳥鳥何有安以壽塔爲明公知辯者特欲以化服同異而已乃以苦果奠其塔而書其事以遺其上足南華塔主可興師時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記孫卿韻語

孫卿子有韻語者其言鄙近多云成相莫曉其義前漢藝文志詩賦類中有成相雜詞十一篇則成相者益古謳謠之名乎疑所謂鄘有婦春不相者

又樂記云治亂以相觸也亦恐由此得名當更細考之

記徐陵語

徐陵多忘每不識人人以此咎之曰公自難記若曹劉沈謝輩閙中模索亦合認得誠哉是言

記歐陽公論文

頃歲孫莘老識歐陽文忠公嘗奏閒以文字問之云無它術唯勤讀書而多爲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嬾讀書每一篇出卽求過人知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之此公以其嘗試者告人故尤有味

記歐陽論退之文

韓退之喜大顛如喜澄觀文暢之意了非信佛法也世乃妄撰與顛書其詞凡陋退之家奴僕亦無此語有一士人於其未妄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莫能此又誣永叔也永叔作醉翁亭記其辭玩易蓋戲云耳又不以爲奇特也而妄庸者亦作永叔語云平生爲此最得意又云吾不能爲退之晝記近似甲名帳耳了無可觀世人誣真者少可歎亦可愍也

跋稽叔夜養生論後

東坡居士以桑榆之末景憂患之餘生而後學道雖爲達者所笑然猶賢予已也以稽叔夜養生論頗中余病故手寫數本其一贈羅浮鄧道師

書淵明述史章後

淵明作述史九章夷齊箕子益有感而云去之五百餘載吾猶知其意也

書晁无咎所作杜輿子師宇說後

易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夫君子得輿下完而上未具也小人剝廬上壯而下撓也下完而上未具吾安寢其中民將載之上壯而下撓疾走不顧猶懼壓焉今君學修於身行

修於家而祿未及既完其下矣故予以是名字之與无咎意初無異者而其文約其義近不足以發夫人之志若无咎者可謂富於言妙於理者也

跋退之送李愿序

歐陽文忠公嘗謂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余亦以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一篇而已平生願効此作一篇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

書鮮于子駿楚詞後

鮮于子駿作楚詞九誦以示軾軾讀之泫然而思喟然而歎曰嗟乎此聲之不作也久矣雖欲作之而聽者誰乎譬之於樂變亂之極而至於今凡世俗之所用皆夷聲夷器也求所謂鄭衛者且不可得而況於雅音乎學者方欲陳六代之物弦匏三百五篇粲然如叟釜竈撞鼜盎未有不坐睡竊笑者也好之而欲學者無其師知之而欲傳者無其徒可不悲哉今子駿獨行吟坐思寤寐於千載之上追古屈原宋玉及其人於冥冥續微學之將墜可謂至矣而覽者不知其貴蓋亦無足怪者彼必嘗從事於此而後知其難且工其不學者以爲荀然而已元豐元年四月九日趙郡蘇軾書

書子由君子泉銘後（孟君名震郟人及進士第爲承議郎）

子由既爲此文余欲刻之泉上孟君不可曰名者物之累也乃書以遺之元豐六年十一月九日題

書柳子厚牛賦後

嶺外俗皆恬殺牛而海南爲甚客自高化載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風不順渴饑相倚以死者無數牛登舟皆哀鳴出涕既至海南耕者與屠者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富者至殺十數牛死者不復云幸而不死即歸德於巫以巫爲醫以牛爲藥閭有飲藥者巫輒云神怒病不可復治親戚皆爲卻藥禁醫不得入門人牛皆死而後已地產沈水

香香必以牛易之黎黎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脫者中國人以沈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子莫能救故書柳子厚牛賦以遺瓊州僧道賢使以曉喻其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其少衰乎

跋赤溪山主頌

達與不達者語譬如與無舌人說味問蜜何如可云蜜甜問甜何如甜不可說我說蜜甜而無舌人終身不曉爲其不可曉以爲達者語應皆如是問東說西指空畫地如心疾如睡語聽者恥不知從而和之更相欺謾笞張譬以五斗米治病戒病者相語不得云未差也若云爾者終身不差也故當時以張譬爲神其事類此然亦不得以此等故疑其眞余得赤溪山主頌十一篇於其子祖問其事於樂全先生張安道知其爲達者無疑爲書其末熙寧九年正月望日

書子由超然臺賦後

子由之文詞理精確有不及吾而體氣高妙吾所不及雖各欲以此自勉而天資所短終莫能脫至於此文則精確高妙殆兩得之尤爲可貴也

書李邦直超然臺賦後

世之所樂吾亦樂之子由其獨能免乎以爲徽絃而聽鳴琴卻酒而御芳茶猶未離乎聲味也是故卽世之所樂而得超然此古之達者所難吾與子由其敢謂能爾矣乎邦直之言可謂善自持者矣故刻於石以自儆云

書文與可超然臺賦後

余友文與可非今世之人也古之人也其文非今之文也古之文也其爲超然辭意思蕭散不復與外物相關其遠遊大人之流乎熙寧九年四月六日

跋王氏華嚴經解

予過濟南龍山鎮監稅宋寶國出王氏華嚴經解相示曰公之於道可謂至矣予聞寶國華嚴有八十卷今獨解其一何也寶國曰王氏謂我此佛語淺鈔其餘皆菩薩語爾予曰子於藏經取佛語數句置菩薩語中復取菩薩語置佛語中子能識其是非乎曰不能也非獨子不能王氏亦不能予曾枉坡下聞汙陽猪肉至美遣人置之使者醉猪夜逸置他猪以償吾不知也而與客皆大詫以爲非他產所及已而事敗客皆大慚今王氏之猪未敗爾曾買肉娼女歌或因以悟若一念清淨墻壁瓦礫皆說無上法而云佛語淺鈔菩薩不及耶非夢中語乎寶國曰唯唯

跋荆溪外集

玄學義學一也世有達者義學皆玄如其不達玄學皆義近世學者以玄相高習其徑庭了其度數問答紛然應諸無窮至於生死之際一大事因緣鮮有不敗績者孔子曰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世無孔子莫或叩之故使鄙夫得挾其空空以欺世取名此可笑也荆溪居士作傳燈傳若干篇扶奬義學以救玄之弊譬如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無常羊也顏淵死弟子無可與微言者性與天道自子貢不得聞惟曾子信道爲學不仕從孔子最久師弟子各問未嘗不唯者而曾子之唯獨記於論語吾是以知孔子之鈔傳於一唯衲鑿相應間不容髮一唯之外口耳皆喪而門人區區方欲問其所謂此乃繫風捕影之流不足以實告者悲夫

書子由黃樓賦後

子城之東門當水之衝府庫枉焉而地狹不可以爲甕城乃大築其門謹以磚石府有廢廳事俗傳項籍所作而非也惡其淫名無實毀之取其材爲黃樓東門之上元豐元年八月癸丑樓成九月庚

辰大合樂以落之始余欲爲之記而子由之賦已盡其畧矣乃刻諸石

書珠子法後

李公擇見傳如此云得之於一武官緣感恩而傳必不妄公擇與軾亦嘗試之

書柱雜變

司馬長卿作大人賦武帝覽之飄飄然有凌雲之氣近時學者作柱雜變便自謂長卿長卿固不汝嘆但恐覽者渴睡落床難以凌雲耳

書溫公誌文異壙之語

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古今之葬皆爲一室獨蜀人爲一墳而異藏其間爲通道高不及肩廣不容人生者之室爲之壽堂以偶人被甲執戈謂之壽神以守之而以石甕塞其通道既死而葬則去之軾先夫人之葬也先君爲壽室其後先君之葬歐陽公誌其墓而司馬君實追爲先夫人墓誌故其文曰蜀人之祔也同壠而異壙君實性謙以爲已之文不敢與歐陽公之文同藏也東漢壽張侯樊恭遺令棺柩一藏不安復見如有腐敗傷子孫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光武善之以書示百官蓋古有是也然不爲通道又非詩人同穴之義故蜀人之葬最爲得禮也

跋張希甫墓誌後

余爲徐州始識張希甫父子元年之冬李夫人病沒徐人多言其賢至於死生之際無所苟難而天驥出其手書數十紙記浮屠道家語筆迹雅健不類婦人而所書皆有條理是時希甫年七十辟穀道引飲水百餘日甚瘠而不衰目瞳子炯然余知其無苦而不忍天驥之愛懼乃守而告之人生如寄何至自苦如是願以時飲酒食粱肉慰子孫之意希甫強爲予食然無復在世意後二年余謫居黃州聞希甫沒既葬天驥以其墓銘示余余知其

夫婦皆超然世外矣

書四戒

出與人聾命曰屢痰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腥肥濃命曰腐腸之藥此三十二字吾當書之門窗几席縉紳盤盂使坐起見之寢食念之元豐三年十一月雪堂書

書所獲鏡銘

元豐四年正月余自齊安往岐亭泛舟而還過古黃州獲一鏡周尺有二寸其背銘云漢有善銅出白陽取爲鏡清如明左龍右虎俯之其字如蚊大雜篆隸甚精砂白陽疑南陽白水之陽也其銅黑色如漆其背如刻玉其明炤人微小舊聞古鏡皆然此道家聚形之法也

跋司馬溫公布衾銘後

士之得道者視死生禍福如寒暑晝夜不知所擇而況肯粱脫粟文繡布褐之間哉如是者天地不能使之壽天人主不能使之貴賤不得道而能若是乎吾其敢以恭儉名之仲尼以簞瓢得之顏子余於溫公亦云

跋子由栖賢堂記後

子由作栖賢堂記讀之便如在堂中見水石陰森草木膠葛僕當爲書之刻石堂上且欲與廬山結緣他日入山不爲生客也

題伯父謝啟後

天聖中伯父中都公始舉進士於眉年二十有三時進士法寬未有糊名也試日通判殿中丞蔣希魯下堂觀進士程文見公所賦歎其精妙絕倫曰第一人無以易子公力自言年少學淺有父兄在決不敢當此選希魯大賢之曰君子成人之美乃以爲第三明年登乙科此則其親書啟事謝希魯者也公歿後十三年得之室與人單君錫家益希魯室與人也又八年乃躬自裝褾而歸公之第二

子子明兄使寶之以無忘公之盛德云元豐五年七月十三日第六姪責授黃州團練副使軾謹誌

跋柳閎楞嚴經後

衆生當以是時度佛菩薩則現是身身無實相然必現是意其所入者易也楞嚴者房融筆受其文雅麗於書生學佛者爲宜吾甥柳閎孝弟夙成自童子能爲文不幸短命其兄閎爲手寫此經閎既已識佛意則闢亦當冥受其賜矣

跋張益孺清淨經後

佛言作止任滅是謂四病我言作止任滅是謂四法門無盡居士若見法門應無是語

題僧語錄後

佛法浸遠眞僞相半寓言指物大率相似考其行事觀其臨禍福死生之際不容僞矣而或者得戒神通非我肉眼所能勘驗然眞僞之候見於言語吾雖非夔曠聞絃實音庶知雅曲子由欲吾書其文爲題其末

書濟衆方後

先朝值夷狄懷服兵革寢息而又體質恭儉枉位四十有二年宮室苑囿無所益故民無暴賦而生齒歲登壑田日廣至於法令則去苛慘尚寬簡守令則進柔良退貪殘牛酒以禮高年粟帛以旌孝行廣惠以廩惸獨寬恤以省力役除身丁之算蠲鹽榷之令用能導迎休祥年穀登衍其裕民之德固已浹肌膚而淪骨髓矣然猶慊然憂下民之疾疹無良劑以全濟於是詔太醫集名方曰簡要濟衆凡五卷三冊鏤版模印以賜郡縣俾人得傳錄用廣拯療意欲錫以康寧之福躋之仁壽之域已而縣與律令同藏殆逾一紀窮遠之民莫或聞知聖澤壅而不宣吏之罪也乃書以方版揭之通會不獨流傳民間痊痾愈疾亦欲使人知上恩也後之君子儻不以爲誚歲一檢舉之使無遺毀焉

書黃道輔品茶要錄後

物有吟而理無方窮天下之辯不足以盡一物之理達者寓物以發其辯則一物之變可以盡南山之竹學者觀物之極而游於物之表則何求而不得故輪扁行年七十而老於斲輪庖丁自技而進乎道由此其選也黃君道輔諱儒建安人博學能文淡然精深有道之士也作品茶要錄十篇委曲微妙皆陸鴻漸以來論茶者所未及非至靜無求虛中不留烏能察物之情如此其詳哉昏張機有精理而韻不能高故卒爲名醫今道輔無所發其辯理者予悲其不幸早亡獨此書傳于世故發其篇末云

書呪語贈王君

王君善書符行天心正一法爲里人療疾驅邪僕嘗傳呪法嘗以傳王君其辭曰汝是已死我我是未死汝汝若不吾祟吾亦不汝苦

書李志中文後

元豐七年軾舟行赴汝潁自富川陸走高安別家弟子由五月九日過新吳見縣令李君志中同謁劉眞君祠酌丹井飲之明日夏至遊寶雲寺此君亭觀李君之文求其本而去眉陽蘇軾書

跋鄧愼思石刻

軾在黃州見鄧愼思學士扶護先太夫人喪歸葬長汝飲食起居哀慕之節皆應古禮凡可以顯揚前人者君必盡力求之期得而後已嗚呼可謂孝矣今復觀此石刻益嗟嘆之不足元祐元年十二月日眉山蘇軾書

跋送石昌言引

右嘉祐元年九月十九日先君送石昌言北使文一首其字則軾年二十一時所書與昌言本也今蓄於陳履常氏昌言名揚休善爲詩有名當時終

於知制誥彭任字有道亦蜀人從富彥國使虜還得靈河縣主簿以死石守道嘗稱之曰有道長七尺而膽過其身一日坐酒肆與其徒飲且酣聞彥國當使不測之虜憤憤推酒床奉皮裂遂自請行蓋欲以死扞彥國者也其為人大畧如此然亦任俠好殺云元祐三年九月初一日題

跋魯直李氏傳

李如塤之妹既笄發病見前世寃對日夜笞之遂歸誠佛法夢中見佛與受戒平遺寃者李因薦食不嫁黃魯直為記僕題其後云

跋進士題目後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御延和殿奏端明殿學士范鎮所進新樂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皆侍時西夏方遣使款延州塞而邊臣方持其議相與往返未決也故進士作延和殿奏新樂賦款塞來享詩云翰林學士蘇軾記

自評文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

跋邢敦夫南征賦

邢敦夫自為童子所與游皆諸公長者其志豈獨斬以文稱而已哉一日不見遂與草木俱盡故魯直无咎諸人哭之皆過時而哀今觀此文亦足少慰舊嘗見江南李泰伯自述其文曰天將誇我欺所為固未足也不然斯亦足以藉手見古人矣吾於敦夫亦云元祐四年四月十六日

書破地獄偈

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近有人喪妻者夢其妻求破地獄偈覺而求之無有也問薦福古老云此偈是也遂舉家持誦後

見亡者寶衣天冠縹緲空中稱謝而去甘聞之佛印禪師佛印聞之笵堯夫

記佛語

佛告阿難使汝流轉心目之罪入能降伏此兩物即去道不遠矣心既降伏目亦自定不須雙言但此兩物常相表裏故佛云爾也佛云三千大千世界猶如空華亂起亂滅而況我在此空華起滅之中寄此須臾貴賤壽夭賢愚得喪所計幾何惟有勤修善果以昇輔神明炤遣虛妄以識知本性差爲着身要事也

書夢祭勻芒文

予在黃州夢黑肥吏以一幅紙請祭春牛文卻之不可云欲得一佳文予笑而從之云三陽既至庶草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毀須臾之間誰爲慍喜傍有一吏云此兩句會有慍者其一云不害久已忘之參寥能具道乃復錄之今歲立春便可用也一閩本不害下有此是喚醒他五字

跋劉咸臨墓誌

魯直事佛謹甚作劉咸臨墓誌咸臨不喜佛而其父道原尤甚道原之真茹茶嚙雪竹折玉裂也終身守之而不易可不謂戒且定乎予觀范景仁歐陽永叔司馬君實皆不喜佛然其聰明之所炤了德力之所成就皆佛法也梁武帝築浮山堰灌壽春以取中原一夕殺數萬人乃以麪牲供宗廟得爲知佛乎以是知世之喜佛者未必多而所不喜者未易少也

書松醪賦後

予在資善堂與吳傳正爲世外之遊及將赴中山傳正贈予張遇易水佚堂墨一丸而別紹聖元年閏四月十五日予赴英州過韋城而傳正之甥歐陽思仲在焉相與談傳正高風歎息久之始予嘗作洞庭春色賦傳正獨愛重之求予親書其本近

又作中山松醪賦不減前作獨恨傳正未見乃取李氏澄心堂紙杭州程奕鼠須筆傳正所贈易水佚室墨錄本以授思仲使面授傳正且祝澆藏之傳正平生學道既有得矣予亦竊聞其一二今將適嶺表恨不及一別故以此賦爲贈而致思於卒章可以超然想望而常相從也

書六賦後

予中子迨本相從英州舟行已至姑熟而予道貶建昌軍司馬惠州安置不可復以家行獨與少子過往而使迨以家歸陽羨從長子遨居迨好學知爲楚詞有世外奇志故書此六賦以贈其行紹聖元年六月二十五日東坡居士書

跋所書東皐子傳

紹聖二年正月十六日方讀東皐子傳而梅州送酒者適至獨嘗一盃徑醉遂書此紙以寄譚使君

跋子由老子解後

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讀之不盡卷廢卷而歎使戰國時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爲一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爲二不意老年見此奇特

跋張廣州書

張廣州與妹仁壽夫人書云廣州眞珠香藥極有亦有開錢但忝市舶使不欲効前人自污爾有唐三百年惟宋璟盧奐李朝隱治廣以廉潔稱吾朱無聞焉方作欽賢堂繪古之清刺史日夕思仰之吾妹賢而知理必喜聞也潔廉哲人之細事也而古今邊患常生於貪守邊得廉吏則夷夏人安豈細事哉張說作宋璟遺愛碑其文曰崑崙寶兮四海財幾萬里兮歲一來書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盍致遠莫若廉使張公久於帥廣如四海之物皆可致也嗚呼元符三年七月十一日

題所作書易傳論語說

孔壁汲冢竹簡科斗皆漆書也終於蠹壞景鐘石鼓益堅古人爲不朽之計亦至矣然其玅意所以不墜者特以人傳人耳大哉人乎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吾作易書傳論語說亦庶倘矣嗚呼又何以多爲

書羅漢頌後

佛弟子蘇軾自海南還道過清遠峽寶林寺敬頌禪月所畫十八大阿羅漢元符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跋石鐘山記後

錢唐東南皆有水巢洞泉流空巖中皆自然宮商又自靈隱下天竺而上至上天竺谿行兩山間巨石磊磊如牛羊其聲空豁然眞若鐘聲乃知莊生所謂天籟者蓋無所不在也建中靖國元年正月日自海南還過南安司法掾吳君示舊所作石鐘山記復書其末

題劉壯輿文編後

今日晨起減衣得頭風病然亦不甚也取劉君壯輿文編讀之失疾所在曹公所云信非虛語然陳琳豈能及君耶建中靖國元年四月十二日書

記黃煙故吳國

昨日讀隋書地理志黃州乃永安郡今黃州十五里許有永安城而俗謂之女王城其說鄙野而圖經以爲春申君故城亦非是春申君所都乃故吳國今無錫惠山上有春申君廟庶幾是乎

記鐵幕厄臺

舊遊陳州留七十餘日近城可遊觀者無不至柳湖傍有丘俗謂之鐵幕云陳胡公墓也城濠水注嚙其趾見其有鐵鋼之又有寺曰厄臺云孔子厄於陳蔡所居者其說荒唐不可信或曰東漢陳思王寵教弩臺以控扼黃巾者斯說爲近之

書汴河斗門

歲年前朝廷作汴河斗門以淤田議者以爲不可竟爲之然卒亦無功方樊山水盛時放斗門則河田墳墓閭舍皆被害及秋淡水退而放則淤不能厚謂之煎餅淤朝廷厭之而罷偶讀白居易甲乙判有云得轉運使以汴河水淺不通運請築塞兩河斗門節度使以當管營田忘枉河次若斗門築塞無以供軍乃知唐時汴河兩岸皆有營田斗門若運水不乏即可沃灌古有之而今不能何也當更問知者

書杜牧集僧制

杜牧集有燉煌郡僧正兼州學博士僧慧苑除臨壇大德制詞蓋宣宗復河湟時也蕃僧最貴中國紫衣師號種誇知青澗城無以使此等輒出牒授君子予其知權不責其專也

記夢中論左傳

元祐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五更夢戴人論左傳云祈招之詩固善語然未見所以感切穆王之心已其車轍馬迹之意者有答者曰以民力從王事當如飲酒適於飢飽之度而已若過於醉飽則民不堪命王不復汲汲覓而念其言似有理故錄之

書左傳醫和語

男子之生也履女子之生也仰其死於水也亦然男外陽而內陰女子反之故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書曰沈潛剛克古之達者蓋如此也秦醫和曰天有六氣淫爲六疾陽淫熱疾陰淫寒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夫女陽物也而晦時故淫則生內熱蠱惑之疾女爲蠱惑世知之者衆矣且爲陽物而內熱雖良醫未之言也五勞七傷皆熱中而originally晦淫者不爲蠱則中風皆熱之所生醫和之語吾當表而出之讀左氏春秋書此

記王彭論曹劉之澤

王彭嘗云塗巷小兒薄劣爲其家所厭苦輒與藪

錢令聚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玄德敗則嘆感有涕者聞曹操敗則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彭愷之子爲武吏頗知文章余嘗爲作哀詞字大年

記李邦直言周瑜

李邦直言周瑜二十四經畧中原今吾四十但多睡善飯賢愚相遠如此安上言吾子似快活未知孰賢與否

書淵明歸去來序

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爲錢但怪其不在紙裹中耳予偶讀淵明歸去來辭云幼稚盈室瓶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證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瓶中見粟也耶馬后宮人見大練反以爲異物晉惠帝問飢民何不食肉糜細思之皆一理也聊爲好事者一笑

偶書

劉聰聞當爲須遮國王則不復懼死人之愛富貴有甚於生者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甚於生者

又

張睢陽生猶罵賊嚼齒穿齦顏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掌

書郭文語

溫嶠嘗問郭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爾又問曰飢思食壯思室自然之理先生獨無情乎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曰先生獨居窮山死則爲鳥獸所食奈何曰埋藏者食於螻蟻復何異又問曰猛獸害人先生獨不畏耶曰人無害獸心則獸亦不害人又曰世不寧則身不安先生何不出濟世乎曰此非野人之所知也予嘗監錢唐郡游餘

杭九鎌山訪大滌洞天即郭先生之舊隱也洞有巨壑深不可測蓋嘗有敕使投龍簡云戊寅九月七日東坡居士夜坐錄此

書徐則事

東海徐則隱居天台絕粒養性太極眞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晉王廣聞其名往召之則謂門人曰吾年八十來召我徐君之言信矣遂詣揚州王請受道法辭以時日不利後數日而死支體如生道路皆見其徒步云得放還山至舊居取經書分遺弟子乃去既而喪至

予以謂徐生高世之人義不爲煬帝所汚故辭不肯傳其道而死徐君之言蓋聊以避禍豈所謂危行言遜者耶不然煬帝之行鬼所唾也而太極眞人肯置之齒牙哉

書四適贈張鶉

張君持此紙求僕書且欲發藥不知藥君當以何品吾聞戰國策中有一方吾嘗服之有効故以奉傳其藥四味而已一曰無事以當貴二曰早寢以當富三曰安步以當車四曰晚食以當肉夫已飢而食疏食有過於八珍而既飽之餘雖芻豢滿前惟恐其不持去也若此可謂善處窮者矣然而於道則未也安步自佚晚食自美安以當車與肉爲哉車與肉猶存於胸中是以有此言也

記導引家語

導引家云心不離田手不離宅又云眞人之心如珠在淵衆人之心如瓢在水此善喻者

書夢中銘銘

軾倅武林日夢神宗召入禁中宮女圍侍一紅衣女童捧紅靴一隻命軾銘之覺而忘之記其一聯云寒女之絲銖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霧起既畢進御上極歎其敏使宮女送出睇視裙帶間有六言詩一首云百疊漪漪水皺六銖縰縰雲輕直立

含風廣殿徹閨環佩搖聲

跋李氏述先記

東坡居士曰賊以百倍之衆臨我我無甲兵城池雖慈父孝子有不能相保者李君獨能勦襲棘矜相率而拒之非其才有所足恃德有所不忍違惡能然哉余恨不得其平生行事本末當有絕人者非特此耳士居平世徵倖以成功名者何可勝數而危亂之世豪傑之士湮沒而無傳者亦多矣悲夫

記朱炎禪頌

芝上人言近有節度判官朱炎者學禪久之忽於楞嚴經若有得者問講僧義江云此身死後此心何在江云此身未死此心何在炎良久以偈答曰四大不須無後覺六根還向用時空難將語默呈師也只在尋常語默中師可之其後竟坐化真廟時人也

改觀音經

觀音經云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著於本人東坡居士曰觀音慈悲者也今人遭呪咀念觀音之力而使還者於本人則豈觀音之心哉今改之曰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兩家總沒事

論六祖壇經

近讀六祖壇經指說法報化三身使人心開目明然尚少一喻試以喻眼見是法身能見是報身所見是化身何謂見是法身眼之見性非有非無無眼之人不免見黑眼枯睛亾見性不滅則是見性不緣眼有無無來無去無起無滅故云見是法身何謂能見是報身見性雖存眼根不具則不能見若能安養其根不爲物障常使光明洞徹見性乃全故云能見是報身何謂所見是化身根性既全一彈指頃所見千萬縱橫變化俱是妙用故云所

見是法身此喻既立三身愈明如此是否

記袁宏論佛

袁宏漢記曰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其教以修善慈心爲主不殺生專務清淨其精者爲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歸於無爲又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善修道煉精養神以至無生而得爲佛也先生曰此殆中國始知有佛時語也雖若淺近而大畧具是矣野人得鹿正爾煮食之爾其後賣與市人遂入公庖中饌之百方鹿味之所以美未有絲毫加於煮食時也

書贈邵道士

身如芭蕉心如蓮花百節疎通萬竅玲瓏來時一去時八萬四千此義出楞嚴世未有知之者也元符三年九月二十日書贈都嶠邵道士

書正信和尚塔銘後

太安楊氏世出名僧正信表公兄弟三人其一曰仁慶故嵇僧正其一曰元俊故極樂院主今太安治平院也皆有高行而表公行解超然脫以靜覺三人皆與吾先大父職方公吾先君中大夫遊相善也熙寧初軾以服除將入朝表公適臥病入室告別霜髮寸餘目光瞭然骨盡出如畫須菩提像可畏也軾盤桓不忍去表曰行矣何處不相見軾曰公能不遠千里相從乎表笑曰佛言生正信家千里從今無不可者然吾蓋未也已而果無恙至六年乃寂是歲軾在錢塘夢表若告別者又十五年其徒法用以其所作偈頌及塔記相示乃書其末

書柳子厚大鑒禪師碑後

釋迦以文教其譯于中國必託於儒之能言者然後傳遠故大乘諸經至楞嚴則委曲精盡勝妙獨

出者以房融筆授故也桁于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谿南獄諸碑妙絕古今而南華今無刻石者長老重辯師儒釋兼通道學純備以謂自唐至今頌述祖師者多矣未有通亮簡正如于厚者蓋推本其言與孟軻氏合其可不使學者晝見而夜誦之故具石請于書其文唐史元和中馬總自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徙桂管經畧觀察使入爲刑部侍郎今以碑考之蓋自安南遷南海非桂管也韓退之祭馬公文亦云自交州杭節番禺曹谿謚號決非桂帥所當請以是知唐史之誤當以碑爲正

書楞伽經後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先佛所說微妙第一眞實了義故謂之佛語心品祖師達磨一付二祖曰吾觀震旦所有經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相受以爲心法如醫之有難經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後世達者神而明之如槃走珠如珠走槃無不可者若出新意而棄舊學以爲無用非愚無知則狂而已近歲學者各宗其師務從簡便得一句一偈自謂了證至使婦人孺子抵掌嬉笑爭談禪悅高者爲名下者爲利餘波未流無所不至而佛法微矣譬如俚俗醫師不由經論直授方藥以之療病非不或中至於過病輒應懸斷死生則與知經學古者不可同日語矣世人徒見其有一至之功或捷於古人因謂難經不學而可耸不誤哉楞伽義趣幽眇文字簡古讀者或不能句而況遺文以得義忘義以了心者乎此其所以寂寥於是幾廢而僅存也太子太保兼全先生張公安道以廣大心得清淨覺慶曆中嘗爲滁州至一僧舍偶見此經入手悅然如獲舊物開卷未終凩障冰解細視筆畫手迹宛然悲喜太息從是悟入常以經首四偈發明心要載濟於公之門三十年矣今年二月過南都見公於私第公時年七十九幻滅都盡惠光渾

圍而軾亦老於憂患百念灰冷公以爲可教者乃授此經且以錢三十萬使印施於江淮間而金山長老佛印大師了元曰印施有盡若書而刻之則無盡軾乃爲書之而元使其侍者曉機走錢塘求善工刻之版遂以爲金山常住元豐八年九月日朝奉郎新差知登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借緋蘇軾書

書金光明經後

軾之幼子過其母同安郡君王氏諱閏之字季章享年四十有六以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師殯于城西惠濟院過未免喪而從軾遷于惠州日以遠去其母之殯爲恨也念將祥除無以申罔極之痛故親書金光明經四卷手自裝治送度州崇慶禪院新經藏中欲以資其母之往生也泣而言於軾曰書經之勞微矣不足以望豐報要當口誦而心通手書而身履之乃能感通佛祖升濟神明而小子愚冥不知此經皆眞實語耶抑寓言也當云何見云何行軾曰善哉問也吾常聞之張文定公安道曰佛棄無大小言亦非虛實顧我所見如何耳萬法一致也我若有見寓言卽是實語若無所見實寓皆非故楞嚴經云若一衆生未成佛終不於此取涅槃若諸菩薩急於度人不急於成佛盡三界衆生皆成佛已我乃涅槃若諸菩薩覺知此身無始以來皆衆生相寃親拒受內外障礙卽卵生相壞彼成此損人亦已卽胎生相愛染留連附記有無卽溼生相一切勿變爲已主宰卽化身相此四衆生相者與我流轉不覺不知勤苦修行幻力成就則此四相伏我諸根爲涅槃相以此成佛無有是處此二菩薩皆是正見乃知佛語非寓非實今汝若能爲流水長者以大願力棄取無礙法水以救汝流浪渴涸之魚又能觀諸世間雖甚可愛而虛幻無實終非我有者汝卽捨離如薩埵

王子捨身雖甚可惡而業所驅迫深可憐憫者汝
卽布施如薩埵王子施虎行此捨施如飢就食如
渴求飲則道可得佛可成母可拔也過再拜稽首
願書其末紹聖二年八月一日

金剛經跋尾

閩舊有人授持諸經攝心專妙常以手指作捉筆
狀於虛空中寫諸經法是人去後此寫經處自然
嚴淨雨不能溼凡見聞者就不贊歎此希有事有
一比丘獨栴掌言憎此藏經止有半藏乃知此法
有一念在卽爲塵勞而況可以聲求色見今此長
者譚君文初以念親故示人諸相取黃金屑書金
剛經以四句偈悟入本心灌流諸根六塵清淨方
此之時不見有經而況其字字不可見何者爲金
我觀譚君孝慈忠信內行純備以是衆善莊嚴此
經色相之外炳然煥發諸世間眼不具正見使此
經法缺陷不全是故我說應如是見東坡居士說
是法已復還其經

書蘇李詩後

此李少卿贈蘇子卿之詩也予本不識陳君式誦居黃州傾蓋如故會君式罷去而久廢作詩念無以道離別之懷歷觀古人之作辭約而意盡者李少卿贈蘇子卿之篇書以贈之春秋之時三百六篇皆可以見志不必已作也

書鷄鳴歌

余來黃州聞黃人二三月皆羣聚謳歌其詞固不可分而其音亦不中律呂但宛轉其聲往返高下如鷄鳴爾與廟堂中所聞鷄人傳漏徵有相似但極鄙野耳漢官儀宮中不畜鷄汝南出長鳴鷄衛士候朱雀門外專傳鷄鳴又應劭曰今鷄鳴歌也晉太康地道記曰後漢固始銅陽公安細陽四縣衛士習此曲於闕下歌之今鷄鳴歌是也顏師古不考本末妄破此說余今所聞豈亦鷄鳴之遺聲乎土人謂之山歌云

記陽關第四聲

舊傳陽關三疊然今歌者每句再疊而已通一首言之又是四疊皆非是或每語三唱以應三疊之說則截然無復節奏余在密州有文勛長官以事至密自云得古本陽關其聲宛轉凄斷不類向之所聞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疊乃唐本三疊蓋如此及在黃州偶讀樂天對酒詩云相逢且莫推辭醉新唱陽關第四聲注第四聲勸君更盡一杯酒以此驗之若第一句疊則此句爲第五聲矣今爲第四聲則第一不疊審矣

書孟東野詩

元豐四年與馬夢得飲酒黃州東禪醉後誦孟東野詩云我亦不笑原憲貧不覺失笑東野何緣笑得原憲遂書此以贈夢得只夢得亦未必笑得東野也

題孟郊詩

孟東野作閨怨詩云似開孤月口能說落星心今夜聞崔誠老彈曉怨始覺此詩之妙

書淵明飲酒詩後

顏生稱爲仁衆公言有道屢空不覆年長飢至于老雖畎身後名一身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爲好客養千金驅臨化消其寶裸葬何必惡人當解意表此淵明飲酒詩也正飲酒中不知何緣記得此許多事元豐五年三月三日子瞻與客飲酒客令書此詩因題其後

書淵明歸農去我久詩

余聞江州東林寺有陶淵明詩集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遺子字大紙厚甚可喜也每體中不佳輒取讀不過一篇惟恐讀盡後無以自遣耳

題淵明詩

陶靖節云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非古之偶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語非余之世農亦不能識此語之妙也

又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無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聊獨進盃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飛鳥趨林鳴嘯傲東窗下聊復得此生靖節以無事自適爲得此生則凡役於物者非失此生耶

題淵明詠二疎詩

此淵明詠二疎也淵明未嘗出二疎既出而知返其志一也或以謂既出而返如從病得愈其味勝於初不病此惑者顛倒見耳

題淵明飲酒詩後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因採菊而見山境與意會此句最有妙處近歲俗本皆作望南山則此一篇神氣都索然矣古人用意淡微而俗士率然妄

以意改此最可疾近見新開韓柳集多所刊定失眞者多矣

題文選

舟中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章衰陋而蕭統尤爲卑弱文選引斯可見矣如李陵蘇武五言皆僞而不能去觀淵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首以知其餘人忽遺者甚多矣淵明閒情賦正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邵宋所陳何異而統乃譏之此乃小兒强作解事者元豐七年六月十一日書

題鮑明遠詩

舟中讀鮑明遠詩有字謎三首飛泉仰流者舊說是井字一云乾之一九隻立無耦坤之六二淀然雙宿是三字一云頭如刀尾如鉤中間橫廣四肉六抽右畔負兩刃左邊屬雙牛當是鼈字也

書謝朓詩

李善注文選本末詳備極可喜所謂五臣者眞俚儒之蒸陋者也而世以爲勝善亦謬矣謝朓張子房詩曰苛慝暴三殤謂上中下三殤言暴秦無道戮及孥稚也而乃引苛政猛於虎吾父吾子吾夫皆死於是謂夫與婦爲殤此非俚儒之蒸陋者乎語如此甚多不足言故不言

題蔡琰傳

劉子玄辨文選所載李陵與蘇武書非西漢文益齊梁間文士擬作者也予因悟陵與武贈荅五言亦後人所擬今日讀列女傳蔡琰二詩其詞明白感慨頗類世傳木蘭詩東京無此格也建安七子猶渥養圭角不盡發見況伯喈女乎文琰之流離必枉父死之後董卓既誅伯喈乃遇禍今此詩乃云爲董卓所驅虜入胡尤知其非眞也蓋擬作者疏畧而范曄蒸淺遂載之本傳可以一笑也

書文選後

五臣注文選益蒂陋愚儒也今日讀嵇中散琴賦云間遼故音殫弦長故徽鳴所謂殫者猶今俗云敓聲也兩手之間遼則有敓故云間遼則音殫徽鳴者今之所謂泛聲也弦虛而不按乃可泛故云弦長則徽鳴也五臣皆不曉妄注又云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鵾鷄游弦中散作廣陵散一名止息特此一曲爾而注云八曲其他淺妄可笑者極多以其不足道故畧之聊舉此使後之學者勿憑此愚儒也五臣既陋甚至蕭統亦其流耳宋玉高唐神女賦自王曰唯唯以前皆賦而統謂之序大可笑相如賦首有亡是三人論難豈亦賦序耶其他謬陋不一聊舉其一耳

題溫庭筠湖陰曲後

元豐五年軾謫居黃州無湖東承天院僧蘊湘因通直郎劉君誼以書請於軾願書此詞而刻諸石以爲湖陰故事而鄂州太守陳君瀚爲致其書且助之請七年六月二十三日舟過蕪湖乃書以遺湘使刻之汝州團練副使員外置蘇軾書

書李白十詠

過姑孰堂下讀李白十詠疑其淺近見孫邈云閨之王安國此乃李赤詩祕閣下有赤集此詩枉焉白集中無此赤見柳子厚集自比李白故名赤卒爲厠鬼所惑而死今觀此詩止如此而以比白則其人心恙已久非特厠鬼之罪

書李白集

今太白集中有歸來乎笑矣乎及贈懷素草書數詩決非太白作蓋唐末五代間貫休齊已輩詩也余舊在富陽見國清院太白詩絕凡近過彭澤唐興院又見太白詩亦非是良由太白豪俊語不甚擇集中往往有臨時卒然之句故使妄庸敢爾若杜子美世豈復有僞撰者耶

記太白詩

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鸞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淡日暮忘卻巴陵道唐末有見人作此詩者詞氣殆是李謫仙余在都下見有人攜一紙文青則顏魯公也墨迹如未乾紙亦新健其首兩句云朝披夢澤雲笠釣青茫茫此語亦非太白不能道也

又

人生燭上花光滅巧妍盡春風遠樹頭日與花工進惟知雨露貪不念零落近旬我飛骨時慘見當塗墳青松鬱明霞縈紆上下村既死明月魄無彼玻瓈魂念此一脫酒長嘯登崑崙醉著鸞鳳衣星斗俯可捫朝披雲夢澤笠釣青茫茫尋綠得雙鯉中有三元章篆字若丹蛇遶勢如飛翔歸來問天姥妙義不可量金刀割青素靈文爛煌煌燕服十二鑷想見仙人房暮跨紫鱗去海氣侵肌涼龍子喜變化化作梅花粧遺我纍纍珠靡靡明月光勸我穿絳纓繫作裾間瑞揖余以辭去談笑闔餘香

余頃在京師有道人相訪風骨甚異語論不凡自云常與物外諸公往還口誦此二篇云東華上清監清遶真人李太白作也

書學太白詩

李白詩飄逸絕塵而傷於易學之者又不至玉川子是也猶有可觀者有狂人李赤乃敢自比謫仙惟律不應從重又有崔顥者曾未及弱逮李老作黃鶴樓詩頗類上士游山水而世俗云李白蓋嘗與徐凝一場決殺也醉中聊爲一笑

書諸集僞謬

唐末五代文物衰盡詩有貫休書有亞栖村俗之氣大率相似如蘇子美家收張長史書云隔簾歌已俊對坐貌獰精語既凡惡而字法眞亞栖之流近見曾子固編太白集自謂頗獲遺亡而有贈傻素草書歌及笑矣乎數首皆貫休以下詞格二人皆號有識知者故深可怪如白樂天贈徐凝退之

贈賈島之類皆世俗無知者所託尤不足多怪

書諸集改字

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衆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余少時及前輩皆不敢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與易陰疑於陽禮使人疑汝於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疑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境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益滅沒於煙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余云鷗不解沒改作波二詩改此兩字覺一篇神氣索然也

書退之詩

韓退之遊青龍寺詩終篇言赤色莫曉其故嘗見小說鄭處寓青龍寺貧無紙取柿葉學書九月柿葉赤而實紅退之詩乃寓此也

記退之拋青春句

韓退之詩曰百年未滿不得占且可勤買拋青春國史補云酒有鄧之富春烏程之若下春衆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劒南之燒春杜子美亦云聞道雲安麴米春纔傾一盞便醺人近世裴鍊作傳奇記裴航事亦有酒名松醞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則拋青春亦必酒名也

辨杜子美杜鵑詩

南都王詵伯晉江濱驛垣謂子美詩歷五季兵火舛鉄離與雖經其祖父公所理尚有疑闕者詵伯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浩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益是題下注斷自我咎游錦城爲首句詵伯誤矣且子美詩備諸家體非必牽合程度偪偪然者也是篇句落處凡五杜鵑豈可以文害辭辭害意耶原子美之意類有所感託物以發者也亦六

義之比與離騷之法歟按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爲飼之胡江東所謂杜宇曾爲蜀帝王化禽飛去舊城蓓且禽鳥至微知有尊故子美云重昇古帝魂又云禮若奉至尊子美蓋譏當時之刺史有不禽鳥若也唐自明皇已後天步多棘刺史能造次不忘於君者可一二數也嚴武在蜀雖橫斂刻薄而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其不虔王命負固以自抗擅軍旅絕貢賦如杜克遜在梓州爲朝廷西顧憂是東川無杜鵑耳至於浩萬雲安刺史微不可考凡其尊君者爲有也懷貳者爲無也不在夫杜鵑之眞有無也莭伯以爲來東川聞杜鵑聲繁而悉乃始歎子美詩跋處紙上語又云子美不應襲用韻何耶子美自我作古疊用韻無害於爲詩僕所見如此莭伯博學强辯殆必有以折衷之

記子美八陣圖詩

僕嘗夢見一人云是杜子美誦僕世多誤會子詩八陣圖云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世人皆以謂先主武侯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此爲恨耳此理甚近然子美死近四百年猶不忘詩區區自明其意者此眞書生習氣也

書子美白平詩

杜子美詩云自平宮中呂太一世莫曉其義而妄者至以唐時有自平宮偶讀玄中實錄有宮中呂太一叛於廣南杜詩蓋云自平宮中呂太一故下有取珠之句見書不廣而以意改文字鮮不爲笑也

書子美雲安詩

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此老杜雲安縣詩也非親到其處不知此詩之工

書子美驟馬行

余在岐下見秦州一馬驟如牛領下垂胡側立傾倒毛生肉端番人云此肉驟馬也乃知鄧公驟馬行云肉驟磈礧連錢動當作驟

書子美黃四娘詩

子美詩云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東坡云此詩雖不甚佳可以見子美清狂野逸之態故僕喜書之晉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黃四娘獨何人哉而託此詩不朽可以使覽者一笑

書子美屏跡詩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村鼓時時急漁舟箇箇輕杖藜從白首心跡喜雙清晚起家何事無營地轉幽竹光圍野色山影落江流察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予瞻云此東坡居士之詩也或者曰此杜子美屏跡詩也居士安得竊之居士曰夫禾麻穀麥起於神農后稷今家有倉廩不予而取輒爲盜被盜者爲失主若必從其初則農稷之物也今考其詩字字皆居士實錄是則居士詩也子美安得禁吾有哉

記子美陋句

減米散同舟路難思共濟向來雲濤盤聚力亦不細呀帆忽遇眠飛檣本無帶得失瞬息間致遠疑恐泥百慮視安危分明曩賢計茲理庶可廣拳拳期勿替杜甫詩固無敵然自致遠以下句眞村陋也此最其瑕璫世人嘗同不復譏評過矣然亦不能掩其善也

記子美逸詩

聞惠子過東溪詩云惠子白驢瘦歸溪唯病身皇天無老眼空谷滯斯人巖密松花熟山杯竹葉春柴門了無事黃綺未稱臣此一篇予與劉斯立得

之於管城人家葉子冊中題云杜員外詩集名甫字東美其餘諸篇語多不同如故園楊柳今搖落安得愁中卻盡生之類也鳳翔魏起與叔云天與人掘得此詩石刻與此少異蒙密松花古村醪竹葉春柴門了生事園綺未稱臣

評子美詩

子美自比稷與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益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自是契稷輩人口中語也又云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又云王侯與蠭蟻同盡隨丘墟願閒第一義向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詩外尚有事在也

書子美憶昔詩

憶昔詩云關中小兒壞紀綱謂李輔國也張后不樂上爲忙謂肅中張皇后也爲留猛士守未央謂郭子儀奪兵柄入宿衛也

雜書子美詩

悲陳陶云四萬義軍同日死此房琯之敗也唐書作陳濤邪不知孰是時琯臨敗猶欲持重有所伺而中人邢延德促戰遂大敗故次篇悲青坂云焉得附書與我軍酋待明年莫倉卒

北征詩云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此謂陳元禮也元禮佐玄宗平內難又從幸蜀首建誅國忠之策

洗兵馬行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須眉蒼此張鎬也

明皇雖誅蕭至忠然常懷之侯君集云蹭蹬至此至忠亦蹭蹬者耶故子美亦哀之云赫赫蕭京兆今爲時所憐

後出塞云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驅益愁思身廢不足論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中夜間道歸故里但恐村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竊味此詩蓋祿山反時其將校

有脫歸國而祿山殺其妻子者不知其姓名可恨也

書柳公權聯句

貴公子雪中飲醉餘倚欄風曰爽哉快哉左右有泣者公子驚問之曰吾父笞以爽亡楚襄王登臺有風颯然而至王曰快哉此風寡人與庶人共之者耶宋玉諫之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而有之不知者以爲諂也知之者以爲諷也唐文宗詩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柳公權續之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僧孚時無宋玉在其傷也

書韓定辭馬郁詩

韓定辭不知何許人爲鎮王鎔書記聘燕帥劉仁恭舍於賓館命幕客馬郁延接馬有詩贈韓曰遂林芳草綿綿思盡日相逢陟麗譙別後巃嵸山上望美君時復見王喬郁詩雖清秀然意枉試其學問韓即席酬之崇質堂上神仙客學辨窾龍藝更多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辭堪與雪兒歌坐中賓客靡不欽訝稱爲妙句然疑其銀筆之僻也他日郁從容問韓以雪兒銀筆之事韓曰笞梁元帝爲湘東王時好學著書常記錄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品或以金銀飾或用班竹爲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清粹者用銀筆書之文章贍麗者用班竹管書之故湘東王之褒振於九江雪兒李密之愛姬能歌舞每見賓僚文章有奇麗中意者即付雪見協奇律歌之又問窾龍出自何處曰洛下有洞六曾有人誤墜其中因行數里漸見明曠見有宮殿人物凡九處又有大羊髯有珠人取食之不知後出以問張華華曰此九仙館也大羊名窾龍耳定辭後問郁巃嵸山今當枉何處郁曰此隋郡之故事何謙光而下問由是兩相悅服結交而去

書李主詩

心事數莖白髮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古路無人自還李主好書神仙隱遁之詞豈非遭離世故欲脫世網而不得者耶

書柳子厚詩

僕自東武適文登並海行數日道傍諸峯眞若劒鉾誦柳子厚詩知海山多爾耶子厚云海上尖峯若劒鉾秋來處處割人腸若爲化作身千億遍上峯頭望故鄉

題柳子厚詩

柳子厚詩云鶴鳴楚山靜又云隱憂倦永夜東坡曰子厚此詩遠出靈運上

又

詩須要有爲而作用事當以故爲新以俗爲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柳子厚晚年詩極似陶淵明知詩病者也

書子厚夢得造語

每風自四山而下震動大木掩冉衆草紛紅駭綠翁勃鬱氣柳子厚劉夢得皆善造語若此句殆入刼矣夢得云水禽嬉戲引吭伸翮紛驚鳴而決起拾采翠于沙礫亦刼語也

評韓柳詩

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不及也所貴乎枯澹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澹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二也

書子厚詩

柳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敢當不知桃笙爲何物偶閱方言簟宋魏之間謂之笙乃悟桃笙以竹爲簟也梁簡文荅南王餉書云五

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笋乃謂桃枝竹簞也桃竹出巴渝間杜子美有桃竹歌

書樂天香山寺詩

白樂天爲王涯所讒謫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在洛適遊香山寺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不知者以樂天爲幸之樂天豈幸人之禍者哉蓋悲之也

書常建詩

常建詩云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歐陽公最愛重以爲不可及此語誠可人意然於公何足道豈非厭飫芻豢反思麤蛤耶

書韓李詩

元祐六年八月十五日與柳展如飲酒一盃便醉作字數紙書李太白詩云遺我鳥跡書飄然落巖間其字乃上古讀之了不開戲謂柳生李曰尚氣乃自招不識字可一大笑不如韓愈倔强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隨汝巢神仙也

錄陶淵明詩

清晨聞扣門倒裳自往開問子爲誰與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繼纓茅詹下未足爲高棲一世皆尚同願君汨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已誰非迷且莫歡此飲吾駕不可回此詩叔孫愛之予亦愛之予嘗有云言發於心而衝於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子以謂寧逆人也故卒吐之與淵明詩意不謀而合故并錄之

書淵明詩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侵晨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覽淵明此詩相與太息噫嘻以夕露沾衣之故而犯所媿者多矣元祐九年正月十六日李端叔王幾仁孫子發皆在東坡記

書淵明乞食詩後

淵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謝主人此大類丐者口頰也哀哉哀哉非獨余哀之舉世莫不哀之也飢寒常枉生前聲名常枉身後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窮也

書淵明飲酒詩後

飲酒詩云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實實不過軀軀化則實已矣人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

書淵明詩

孔文舉云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事矣此語甚得酒中趣及見淵明云偶有佳酒無夕不傾顧影獨盡悠然復醉便覺文舉多事矣

又

陶詩云但恐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此未醉時說也若已醉何暇憂誤哉然世人言醉時是醒時語此最名言張安道飲酒初不言盞數少時與劉潛石曼卿飲但言當飲幾日而已歐公盛年時能飲百盞然常爲安道所困聖俞亦能飲百許盞然醉後高又手而語瀾溫藹此亦知其所不足而勉之非善飲者善飲者澹然與平時無少異也若僕者又何其不能飲飲一盞而醉醉中味與數君無異亦所羨爾

書薛能茶詩

唐人煎茶用薑故薛能詩云鹽損添常戒薑空著更誇擄此則又有用鹽者矣近世有用此二物者輒大笑之然茶之中等者用薑煎信佳也鹽則不可

書樂天詩

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清下界聞遙想高僧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唐韜光禪師自錢塘天竺來住此山樂天守蘇日以

此詩寄之慶曆中先君遊此山猶見樂天真蹟後四十七年軾南遷過虔復經此寺徒見石刻而已

紹聖元年八月十七日

書玉川子詩論李忠臣

玉川子月蝕詩云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泰忍使黔婁生覆尸無衣巾詳味此句則董泰當是無功而享厚祿者董泰李忠臣也天寶末虢將屢立戰功雖龐勛亦頗知忠義代宗時吐蕃犯闕徵兵忠臣即日赴難或勸擇日忠臣怒曰君父在難乃擇日耶後卒汚朱泚僞命詠考其終始非無功而享厚祿者不知玉川子何以有此句紹聖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書日月蝕詩

玉川子作月蝕詩以爲蝕月者月中之蝦蟆也梅聖俞作日蝕詩云食日者三足烏此固因俚說以寓其意也戰國策曰日月暈於外其賊在內則俚說亦當矣

書盧仝詩

盧仝詩云何時得去禁酒國吾今謫嶺南萬戶酒家有一婢管嘗爲酒肆頗能伺候冷暖自今當不乏酒可以日飲無何其去禁酒國矣

書淵明東方有一士詩後

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辛苦無此比常有好客顏我欲觀其人晨去越河關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知我故來意取琴爲我彈上弦驚別鶴下弦操孤鸞願留就君住從今至歲寒此東方一士正淵明也不知從之游者誰乎若了得此一段我即淵明淵明即我也紹聖二年二月十一日東坡居士飲醉食飽默坐思無邪齋兀然如睡既覺寫淵明詩一首示兒子過

書淵明酬劉柴桑詩

自夏歷秋毒熱七八十日不解炮灼理極意謂不

復有清涼時今日忽凄風微雨遂御秋衣顧念茲歲屈指可盡陶彭澤云今我不為樂知有來歲不此言真可為惕然也

書柳子厚南澗詩

秋氣集南澗獨游亭午時回風一蕭索林影久參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去國寬已游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為感末路少所宜寂寞竟何事邊回只自知誰歟後來者當與此心期柳子厚南遷後詩清勁紆餘大率類此

紹聖三年三月六日

對韓柳詩

韓退之詩云水作青羅帶山為碧玉簪柳子厚詩云海上羣山若劒鋩秋來處處割愁腸陸道士云二公當時不相計會好做成一屬對東坡為之對云繁悶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劒鋩山此可編入詩話也

書李嶠詩

昔時青樓對歌舞今日黃埃聚荊棘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秖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李嶠詩也益當時未有太白子美故嶠輩得稱雄耳其遭離世故不得不爾雨中聞鈴且猶沸下嶠詩可不如摐鈴耶以此論工拙殆未可也

書賀遂亮詩

意氣百年內平生一寸心欲交天下士未面已虛襟君子重名義直道冠衣簪風雲何可託懷抱自然深落霞淨霜景墜葉下楓林若上南登岸希訪北山岑此賀遂亮贈韓思彥詩也成都學館記遂亮楨顏有意書書詞皆奇雅有法嘗患不見遂亮他文偶因讀國史補得此詩乃為錄之

書董京詩

晉史董京字威輦作詩答孫子荊其畧曰玄鳥紆

幕而不被害鳴隼遠巢咸以欲死眄彼梁魚遊巡倒尾沈吟不決忽焉失水嗟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窺我墨處而去京之意蓋曰以魚鳥自觀雖萬世而不悟其非也我所以能知魚鳥之非者以我不與魚鳥同欲惡也彼達人者不與我同欲惡則其觀我之所爲亦欲如我之觀魚鳥矣京得道人也哀世俗不曉其語故蠭爲說之戊寅九月八日

書杜子美詩

崔郎憂病士書信有柴胡飲子頓通汗懷君想報珠親知天畔少藥味峽中無歸梅生衣臥春陽洗翅呼酒聞上急水早作耶平途萬里皇華使爲僚記腐儒此杜子美詩也沈佺期回波詩云姓名雖豪鹵錄袍笏未易牙緋子美用飲子對懷君亦齒錄牙緋之比也廣州舶信到得柴胡等藥偶錄此詩遣悶已卯正月十三日久旱微雨陰翳未快

書唐太宗詩

唐太宗作詩至多亦有徐庾風氣而世不傳獨於初學記時時載之

書韋蘇州詩

世傳王子敬帖有黃柑三百顆之語此帖乃枉劉景文處景文死不知今在誰矣韋蘇州有詩云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益蘇州亦見此帖也余亦嘗有詩與景文云君家子敬十六字氣壓鄴侯三萬簽

書杜子美詩後

夔州處女髮半華四十五十無夫家更遭罷亂嫁不售一生抱恨長咨嗟土風坐男使女立男當門戶女出入十有八九負薪歸賣薪得錢當供給至老雙鬟只墜頸野花山葉銀釵並筋力登危集市門死生射利兼鹽井面粧手飾雜啼痕地褊衣寒

困石根若道巫山女龐醜何得此有昭君村海南亦有此風每誦此詩以諭父老然亦未易變其俗也元符二年閏九月十七日

書司空圖詩

司空圖表聖自論其詩以爲得味於味外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綦聲花院靜幡影石壇高吾嘗游五老峯入白鶴院松陰滿庭不見一人惟聞綦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儉有僧態若杜子美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則才力富健去表聖之流遠矣

書鄭谷詩

鄭谷詩云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蓑歸此村學中詩也柳子厚云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踪滅扁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人性有隔也哉殆天所賦不可及也已

書王梵志詩

王梵志詩云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裏每人喫一箇莫嫌無滋味已且爲餡草當使誰食之爲易其後兩句云預先著酒澆圖教有滋味

書柳子厚詩

柳柳州酬曹秀才寓居開元寺早秋病中見寄客有故園思瀟湘生夜愁病依居士室夢魂羽人丘味道憐知止遺名得自求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謬委雙金重難徵雜佩珊碧霄無枉路徒此[redacted]離憂元符己卯十一月十九日忽得龍川信寄此紙試書此篇

書柳子厚詩後

己卯閏九月瓊士姜君來儋耳日與予相從至庚辰三月乃以贈行書柳子厚飲酒讀書二詩以見別意子歸吾無以遣惟一事日相與往還耳二十一日書

記永叔評孟郊詩

歐陽永叔嘗云孟東野詩鑿鑿雖有采不堪織寒衣就使堪織能得多少

書太白廣武戰場詩

咎先友史經臣彦輔謂余阮籍登廣武而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豈謂沛公豎子乎余曰非也傷時無劉項也豎子者指魏晉間人耳其後余遊京口甘露寺有孔明孫權梁武李德裕之遺迹余感之因題詩其畧曰四雄皆龍虎遺迹了未刋方其盛壯時爭奪肯少安廢興屬造物遷逝誰控搏況彼豎庸子而欲事所難聊興廣武歎不待雍門彈則猶此意也今日讀李白廣武古戰場詩云沉湎呼豎子往言非至公乃知李白亦誤認嗣宗語與先友之意無異也嗣宗雖放蕩本有意於世以魏晉間多故一放於酒耳何至以沛公爲豎子乎

書退之詩

退之詩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得磨蝎爲身宮而僕乃以磨蝎爲命平生多得謗譽殆是同病也

書黃直詩後　二首

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入用亦不無補於世也

又

魯直詩文如蜩蜱江瑤柱格韻高絕盤飧盡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

書陸道士詩

陸道士惟忠字子厚眉山人好丹藥通術數能詩蕭然有出塵之姿久客江南無知之者予咎在齊安益相從游因是謁予由高安予由大貴其詩會吳遠之過彼遂與俱來惠州出此詩

書諸公送周梓州詩後

予自元祐之初備位從官日與正孺游三年予既

有江海之意而正孺亦慨然有歸歟之歎遂請梓州得之予時以詩送行有掃棄陰踵画像之語旋出領杭州二年還朝老病日加方上章請郡曰正孺已及瓜矣盍往代之遂歸老眉山乎或曰不可梓人之安正孺甚矣其去正孺知去父母子其忍奪之乃止不敢乙梓人願復僭配正孺數年詔許之而大丞相呂公典領實錄見愬寧中正孺爲御史時所言事歎曰君子哉斯人也因言于上除正孺直祕閣士大夫以才能論譏取合一時可也使人於十年之後徐觀其所爲心服而無異議我亦無愧難矣正孺有書來欲刻諸公送行詩于石求予爲跋尾乃記所聞以遺之且使梓人知予前詩卒章之意未始一日忘也

書遊湯泉詩後

余之所聞湯泉七其五則今三子之所遊與秦君之賦所謂臣廬汝水尉氏麗山其二則余之所見

颿翔之駱谷與渝州之陳氏山居也皆棄於窮山之中山僧野人之所浴麋鹿猿狖之所飲惟麗山當往來之衝華堂玉甃獨爲勝絕然坐明皇之累爲楊李祿山所汚使口舌之士援筆嗤罵以爲亡國之餘孱莫大焉今惠濟之泉獨爲三子者咏歎如此豈非所齊僻遠不爲當塗者所恩而後得爲高人逸士與世與趣者之所樂乎或曰明皇之累楊李祿山之汙泉豈知惡之然則幽遠僻陋之歎亦非泉之所病也泉固無知於榮辱特以人意推之可以爲抱器適用而不擇所處者之戒

書黃子思詩集後

予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抄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爲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

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斷作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鹽酸之外益目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之閩人黃子思慶曆皇祐間號能文者子嘗聞前輩誦其詩每得佳句妙語反復數四乃識其所謂信乎表聖之言美在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子既與其子幾道其孫師是游得窺其家集而子思篤行高志爲吏有異才見於墓誌詳矣予不復論獨評其詩如此

東坡題跋卷之二　終